

一部多面展现和还原清末民初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期，运河两岸旖旎风情与扬州人民精彩生活和斗争的历史传奇，一部着意探索与揭示人性变轨心路历程和不同层次文化追求的情感小说。

运河

水域桃花

萧芝翔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CO., LTD.

一部多面展现和还原清末民初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期，运河两岸旖旎风情与扬州人民精彩生活和斗争的历史传奇，一部着意探索与揭示人性变轨心路历程和不同层次文化追求的情感小说。

运河

水域桃花

萧芝翔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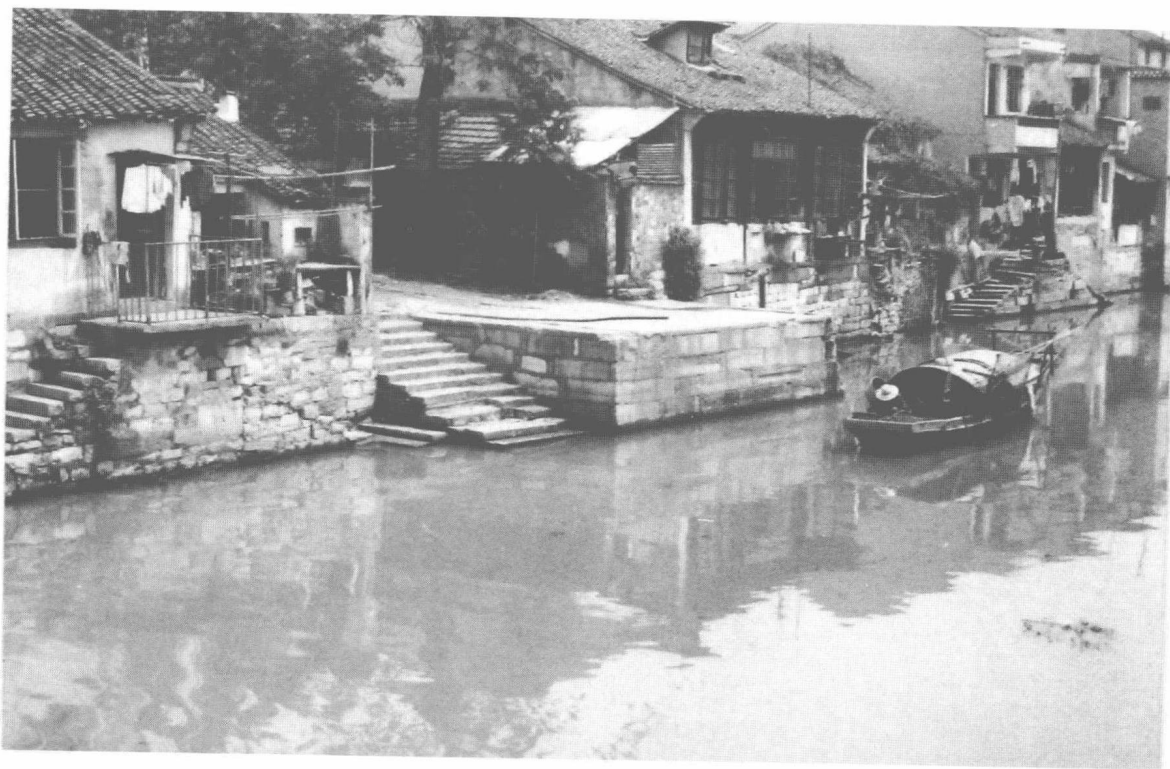
願生禪寺

有始於

卐 佛 卐

146





四、巽篇 恋之杜

第三十一章 商海子创开饼面店 新潮妇暗恋教书郎

由于洋米充斥市场，本米价低迷，兴高宝、三泰等地米价由十三到十四元一石跌半为七元一石，城里也高有限。城里人能吃到便宜的洋米，乡下人却要骂娘了，怪国家进洋米害了种田人，谷贱伤农，收入少买不起商品，反过来城里各家商铺生意惨淡，百业萧条。

柳家昌的米行全进的国米，不卖洋米，白白走了不少顾客，国米销售转缓，兄弟们几次说要进些洋米留住这些顾客，他都没答应。国米不落价卖不出去，售出价和收购价都得降、随行就市，否则你就要亏本、做不出去。粮食也不好久摆，陈粮不好吃，柳家昌的米行里仓满廩流，蛀虫在屋顶、街面四处爬行，影响销售，不得不大幅降价腾仓抛售，白白损失了数万银元。还有不少卖粮大户低声下气求他，请他看在以往相互支持合作的面子上，再优惠收购一些粮食，他的仓就算多，也难以容纳；不答应吧，掉不开脸、以后再找这些老交收购粮就难开口了。收也不是，不收也不是，势在两难。家里弟兄竭力反对他再以优惠价收购粮食，已吵了好几次。柳家昌改成以六成价收进几批，又赔进一些，前后就有近十万的亏损。兄弟们脸色就很不好看了，成天嘟着嘴朝着他，叫也叫不动，打暗战较劲，连陈佩仪也没个好脸色，不断埋怨他将她陈家的老底子都赔了进去，将状子告到陈钦若那里。陈钦若转告柳长丰，柳长丰也无良策，叫他们把杨绍义叫来合计核计，最后兄弟们请来姐夫杨绍义来评理谋划。他来已是晚上，柳家人都围着罩子灯愁苦着脸生闷气，看来意见相左、已争执过一番。

杨绍义一路想好主意了，进米行看看生闷气的这一家人，心里暗暗好笑，嘴上却不好笑出来，只对柳家昌说：“你的救国理想受到洋米风潮的冲击也难行了吧！国家不强盛，实业救国也就是圈在囚笼里的拳师，要不开拳脚呀！弄得不好连你自己的老本都要赔进去玩光，粮行就要熄火、关门打烊了，现在你离全线崩溃也差不了几步了，你还在坚守，我真佩服你了！”

柳家昌随即反唇相讥：“得了！不要挖苦我了！这不，正开讨伐会呢！不要光说我，我看你那教育救国也是个空中楼阁，有多少穷人把孩子送到你那儿去接受教育的？没得吃，没得穿，你不要他钱，他都不去上学。志大才疏！你我都没本事救那么多穷人，我看迟早都快坍台。”

杨绍义说：“我们本就是难兄难弟！”

柳家昌说：“对！你半斤，我八两，都差不多！”

陈佩仪嗔怪地说：“到这个时候了，你们俩还有心思说笑逗乐，弟兄几个都像斗鸡一样憋着气呢，绍义，你就出出主意吧！”

柳家昌抢口说：“洋米冲击本米这种形势任你再狠也难翻盘，谁有本事能扭转这个局面！你要勉强做生意就要亏本！这种局面下，只有什么都不做，或者压低收购价才能勉强过得过去，这时你要乘机勒农民的脖子，无异于落井下石或借刀杀人，这种缺德事我做不出来！哎——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不是只有你杨绍义一个人有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菩萨般的心肠！”

杨绍义见柳家昌毫不客气地说出这样难听的话，暗暗好笑，并不计较，好歹办学校还要他支持呢！笑笑说：“是我不好，自己不行，比人差、还百步笑五十步，我道歉。来吧！大掌柜，我等你劈头盖脸醍醐灌顶，我就只管消受就是了。”

一句话把陈佩仪说得“扑嗤”一声笑了起来，她觉得这个姑太爷够逗的。弟兄几个也被他这番话逗笑了，说“哪能呢！姐夫，请你来就是要讨教，你快拿个主意吧！再这样下去，咱们真要喝西北风了。”柳家昌似被杨绍义揭穿了心事，苦笑笑，反倒只说了句：“好话都被你说光了，我无话可说，有好主意就倒出来吧，别藏着掖着！你不说白来一趟！”

杨绍义见他这样说，站起来就往外走：“你瞧！我说人家不稀罕吧，那我只好走了！”

陈佩仪急了，赶忙上前拉住杨绍义的胳膊往屋内拖：“死相！说走就走哇？没见过你们姊舅俩，说话这样欢喜卖关子。你看米价这么低，米行快亏死了，兄弟们成天斗气，一个个站在水里火里的、想不出好点子，你还站在干崖上看相，民生亏了于你有好处哇？真急死人了！坐下！你说！他不听我听！行不行？”说着，脸都急红了，像飞上了两朵红霞，映得她俏脸生艳，十分好看。家昌的几个弟弟也急忙过来阻拦。

杨绍义笑笑。被陈佩仪拉得歪歪倒倒，好似不情愿地坐在凳子上，陈佩仪气喘吁吁，胸脯急促起伏，乳房激烈抖动，就贴在杨绍义嘴前，两人眼睛一对视，都有些不好意思起来。杨绍义立即安静下来，陈佩仪红着脸也回到柳家昌身边坐下，掩饰地说：“把我弄得气吼马吼的，真是的！都怪你们两个人！”

柳家昌正色说：“好啦！别闹了，快说说你的高见吧，杨大先生！请你来是帮米行解洋米风潮冲击的，你就不要拿乔了，你有没有高招还不一定呢。这次我看难办，山穷水尽疑无路！你要当高参、师爷，得来真格的，不是拿雕虫小技来糊弄我们！我在这个行业扑腾了这么多年，谅想你也想不出什么妙算！”

杨绍义从怀中掏出一张书写好联语的宣纸说：“我就晓得你要这样说，就特意先写好一副良方送给你的，妙算就在此中——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柳家昌看看哭笑不得：“难为你字不丑，此时谁还有吟诗赏字的兴头？哭都来不及呢！卖什么关子？”

杨绍义正色说：“听我说，粮食市场供大于求，粮价低迷，购销必定好进难出……”柳家昌说：“这还要你说！”杨绍义接着说：“商家要独自改变这种状况必须要有奇招，利用粮价低迷好进时大量收购，但要给这些多进的粮食找新出路，变难出为好出，你就可以大赚一把了。”柳家昌嘴里又嘟哝着说：“全说些废话！你是神仙啊？要是能这样我还要你来出点子啊？”陈佩仪用手打了一下柳家昌：“哎呀！烦死了，你让他说啦！”

杨绍义看柳家昌这么性急，就一语道破地说：“米价低迷，我注意到食品加工业依然火爆，吃食店、糕点铺商品价格并未大掉，你经营原粮卖米难赚钱，但你要是卖吃食糕点，进价低，在加工工艺上做好文章反倒可以大赚特赚，何乐而不为？你可以兼营餐饮糕点业、来个实打实的又一村嘛！”

此语一出，人人大悟，个个眼睛发亮、点头称善，都说主意真是不错，屋里气氛立即热烈起来。柳家昌一巴掌拍在陈佩仪大腿上，兴高采烈地说：“太好了！真有你的！你怎么想得到的？开吃食店赚大钱，米价低，赚得多，我咋就没想到呢？绍义！你一语点中穴道，真是经商诡才！我真佩服死了！脑子就是比我的活！我啊，眼睛就盯在粮米稻谷上，咋就没看到饭店、面店粮食加工业的生意一样好呢？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了！哎呀！你真救了我的大急了！”陈佩仪被柳家昌打得直喊“哎喂喂”，但脸上却漾着花开样的笑容。

杨绍义接着说：“你看市面上，吃食店，包括饭店、面店、点心铺、茶食糕点、饼干生意都那么好，并没有便宜多少啊！”

“对！我们就开几间茶食店、饭店、饼面店，把粮食加工成食品卖出去，就能大赚一笔。哎呀！你这个点子太好了！金点子，起死回生啊！你要我怎么感谢你？我请客、咱们到饭店伙（吃）一顿怎么样？”柳家昌似乎已看到大把银元进了他的钱柜，一下变得慷慨起来，柳家兄弟们都笑了起来。杨绍义却说：“随你伙不伙，咱们还是外甥打灯笼——照旧，还有多少事要好好谋划，你就在盈余里拿出一点支持我办学校就行了，到时你别舍不得就是了。”

“没问题！这个要求不高，我还是那句话——你干脆到我米行里来干好了，老板一起做，有钱大家分，多好。你说再创业，我没问题！买房子、请师傅、雇人手、

开店营业，掌握其中奸巧和经济核算，这些具体的事我都内行！房子先租后买，投石问路，开初也要不了多少钱的，店招牌你来写！搞得好说不定一年就能收回投资，搞好了我们再定点大搞。你的主意让我浑身是力气！真奇了怪了，你不经商，看市场、出主意怎么比我还灵呢？”陈佩仪虽没有多说话，眼睛却一直盯着杨绍义看，眼光里闪烁着异彩。

杨绍义与柳家昌不同的是，他虽不问米行具体的事，但他提出的方略却能让米行度过一次次危机而大有进益，既凭良心做了要做的好事，又保住了米行不受巨大亏损。老实说，这样做很难，有时甚至被众人视为不可能，但他一次次地做到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超凡脱俗的见识造就的本事。民生米行至今虽由柳家昌主持经营，但实际不是凭柳家昌的谋略做大的，而是凭杨绍义的点子、谋略走到今天的。从某种程度上说，米行没有柳家昌不甚要紧，没有杨绍义却是万万不行的；幕前风风光光、得利掌权的是柳家昌，而幕后拿主的却是杨绍义；所以杨绍义虽然不经商，但米行里的人都服他，认为他才是米行实际的掌柜或师爷、经商的奇才。杨柳杨柳，杨还在柳之前哪！这是行里公开的秘密，大家都知道。

也曾有过别的米行老板和股东打听到这个秘密后私下去找杨绍义，许以十分丰厚的条件请他做他们的师爷，或拿钱买他的点子。杨绍义都不为所动，多次严词拒绝：“拿回去！民生米行给我的好处比你们给的还多，是我不肯要，我们是至亲，岂可背离。点子我可以帮忙出一点，钱我一文都不能要！你们何必多此一举呢！”

这类事被一些人说出来之后，一时传为佳话，杨绍义声名大噪，有许多人登门求教，校门家门口经常门庭若市、他人到哪求教的人就奔到那。这些人不解的是，他尽量替这些求助的人出过不少好点子，写文书字更是家常便饭，耽搁了不少时间，成日夜忙忙碌碌，却一文钱不要。这些人知他不爱财，只好偷偷送些贵重的礼物到他家相酬，杨永福和柳杏芳尽力推辞，那些人搁下礼物就跑了。但给的礼物太重也不行——下次就要不到杨绍义的点子了。他真是怪人——重义轻利。

杨绍义是清名远扬，柳家昌背后却不止一次嘲弄杨绍义是老谋深算的“巨商大贾、谋世刁人”，对杨绍义是又敬又妒，恨他帮别人出点子、怕危及自己米行生存，又不好公开怪他、阻止他，更不敢得罪他。他有时戏称这种微妙的关系说：“我和你的关系形同古装戏中的夫妻，是一对欢喜冤家，吵吵闹闹又离不开。”

别看柳家昌在扬州城里是最大的米行老板，位尊权重，那是在外面，在家里却

是相当惧内、对太太陈佩仪没有什么办法。陈佩仪在家里一向是颐指气使、我行我素，生就一副少奶奶拿人的派头。大生绸缎庄是扬州城内有名的丝绸布庄，她是老板陈钦若的女儿，陈钦若把她视为掌上明珠、宠爱有加；她自小娇生惯养，胆大任性惯了。那年柳长丰把米行家业传给孙子柳家昌经营，除了有几处不动产，眼见得有四千六百石粮亏空和四五万元的外债，抵掉不动产，还有两万元没有着落，留下这么一个烂摊子给孙子接班，似乎很不公平，正好扬州大生绸缎庄的陈钦若派人来为女儿陈佩仪说亲，因陈钦若和柳长丰皆是扬州城里有名的富商大户，常常在台面上聚头，彼此生意做得很大，惺惺相惜，来来往往、无话不谈，遂成至交。两人谈起后代，时常叹息。

陈钦若一儿一女，儿子赌吃嫖抽不成器，日甚一日败家，陈钦若怕他把钱财败光，有些钱财不敢搁在家里，就把心思放在女儿身上，想为女儿找一个好人家，挑一个好女婿。他知道柳长丰有意把家业交给柳家昌承继，而他又见过柳家昌，爱他颇有心计、一表人才，特别是对他苏浙之行采购粮食的一番经历大为赞许，有心把女儿许配给柳家昌，即托钱庄老板钱金生说媒。他知道柳长丰米行资金周转要用钱，另许五万大洋做陪嫁，投入民生米行经营，不抽回本利，日后只要赡养陈钦若老两口，替他们养老送终即可，中途也不再提取利息。这样大的好事，真是出乎柳长丰的意外，柳长丰当即一口答应。因平常他去陈家拜访，见陈佩仪相貌艳丽，生得袅娜风流；虽是性格自由浪漫，倒也不出大错，且自有一副天真烂漫的魅力，配柳家门当户对，丰厚的陪嫁更可以弥补米行经营周转资金的短缺。

迎娶的日子就在柳家昌当上大掌柜后不久，丰厚的嫁妆之外，陈佩仪为柳家带来五万现大洋。柳家昌那时真是妻财桃花官运齐发、如鱼得水，加上杨绍义的智谋筹划，这几年民生米行竟在扬州米业界独大，人呼“杨柳陈米”，说的可不是吃陈了的陈米，而是三姓合力经营的米业大佬；就推选他任商会副会长之职。在商界、政界运筹，争脸面、办实事，一有资金困难，他就到陈家调取，陈家几乎成了他柳家昌的钱庄银铺，说拿就拿，说取就取。当然他也是有借有还、下（次）借不难，笔笔清爽。陈钦若没有什么话说，把钱交女儿办理，陈佩仪虽未十分反对，但她那张嘴却是雀剥不饶人的，时不时都要把柳家昌嘲弄一番。俗话说：“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软。”柳家昌对陈佩仪除了礼敬，就有几分惧怕，在内子面前不能不低头。哎，男儿何处不求人？求人面子矮三分！

陈佩仪自小也是有名塾师上门授业调教出来的，伶牙俐齿、能说会道，歪歪理都会说出正理来，还有些穷追不舍的拗劲。柳家昌书读得不如她多，哪是她的对手，

常常是理屈词穷、无以应对，小事忍忍也就算了，大事柳家昌有时摆不平陈佩仪，就搬杨绍义来当救兵。杨绍义博学多才，见识、口才都好，竟能说得情理分明，让人耳目一新，要陈佩仪心服口服。故陈佩仪不服柳家昌，反服杨绍义。事后她不说自己蛮理，反嘲弄柳家昌是“木头疙瘩！这事都呢呢呐呐说不清楚、引人着躁。你看人家绍义说得多清楚明白！你要好好跟人家绍义学学”！后来竟把“人家绍义”说成“我家绍义”，还一点不脸红。

柳家昌有些醋意，他看出陈佩仪有些心仪杨绍义，处处黏靠杨绍义，有时还以语言相挑。而杨绍义是正人君子，倒无越礼之处，语言光明磊落，行为中规中矩，无可挑剔，对陈佩仪的挑逗，要么佯装不知，要么移此言他，不作回应，也不刺伤陈佩仪，给她留下面子；陈佩仪剃头挑子一头热，他怪不了杨绍义。柳家昌点过她几次：“‘我家’‘我家’的，你这样喊不妥当！”她反而强词夺理：“杨绍义不是自家人难道是外人？喊‘人家’反而生分了呢！他还会为你出点子吗？你倒教教我怎么喊法子？你呀，一点鬼心思我晓得，怕我跟他亲热！我亲热了，你把我怎么样？把我怎么样？我做什么了？杨绍义帮你出这么多好主意，他要求你什么了？没拿什么！绍义主意就是比你 good，你有本事自己想出来啊！那就不要请他来了。我叫一声，你就着不得了，心里发痒了！就这么一点肚量，还算男人吗？像女人吧！还能做大事业？你们这些大老板还专欢喜把女人推出去搞交际呢！你跟我说过好几次，我都不肯，你还嫌我惹他？你嫌我招摇就休了我啊，我不难为你，你把我陈家的钱连本带息都算算清、还给我就是了！就怕你不敢这么做！我这里等着你来这一手呢！”陈佩仪乘机发作耍泼，得理不让人了。

商业圈子里用女人交际换生意的事情不少，柳家昌连连后退：“你看你，我说一句，你就说了这么多难听话！好了好了，我说不过你，不说了，好吧！”陈佩仪一声：“本来嘛！”就这样，柳家昌从此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杨绍义对舅大爷、舅奶奶两人情状也略知一二，陈家当年陪五万嫁妆和对柳家的支持扬州无人不晓，就是陈佩仪在闺中秘事也在外人中多有传闻。据说教书先生在她家教书，她常把从闲书如《红楼梦》《金瓶梅》《西厢记》中看来的一些艳词和色情描写较隐晦的字句拿来问先生，弄得先生尴尬脸红、无言以对，传为笑谈。有一次，她拿一本《红楼梦》书来问先生：秦钟在馒头庵与女尼智能“云雨”“入港”“得趣”是何意思？又问：贾瑞想凤姐未免有那“指头去了消乏”又是何意？先生面对这些男欢女爱的床闼私情用语，解释不是、不解释也不是，脸红心跳、面露尴尬，不好作答。在陈小姐一再追问之下，只好摇摇头，用“小姐日后长大出阁便知，现

在却不便说”来搪塞。陈佩仪噘着嘴，用奇怪的神色疑问道：“有什么不便说的？难道我长大了，不要人教就自然会明白？”先生仍然扭头支吾不答，佩仪只得嘟着嘴走开。后来她知道杨绍义是教书先生，和他谈读书时又拿这些话来问杨绍义。此时她已与柳家昌结婚，杨绍义也已结婚。杨绍义听了微微一笑：“这些男欢女爱之语，不如夫妻间说得清楚。家昌比我说得好，你可去问家昌。”待佩仪问了家昌，才知道是怎么回事，着实与家昌疯狂了一夜，害得家昌直喊吃不消她的浪劲。而陈佩仪直说：“还是杨绍义解释得自有妙处。”柳家昌听了，又有些醋意地说：“这些话不问自己丈夫却问别的男人，你真好意思！”陈佩仪回说：“我怎么晓得是这些话？他是教书先生嘛，不懂的当然要问先生，你又不爱读书，谁知你懂不懂？”柳家昌说：“男女情爱之事，去问别的男人，你还有理了？”陈佩仪说：“好！现在我就再来问你，看你有何新解？”又来骚扰家昌。吓得家昌连连告饶。陈佩仪未能称意，说了一句：“原来你也是‘银样儿蜡枪头’，不中吃也不中看。”柳家昌抓住把柄似的问：“这句你怎么懂了？是故意装的还是无师自通？”陈佩仪说：“我可不是无师自通，之前我琢磨了好一阵都没弄透彻，是刚才看到你那样儿才悟出来的，你现在是教我的先生嘛！”“好哇！原来你读书专在色欲情爱上下功夫，还赖在我身上！真是赖毛缠！”柳家昌终于找到老婆的短处倒打一耙。陈佩仪却风骚地说：“人家写了就是把人看的，他能写，我为什么不能问？写书的曹雪芹这类事不但懂，还敢写在书里给人看呢！我现在就要你‘入港’，你是金的银的蜡的，一试便知。”说着就又把光滑滑、热乎乎的身子凑上去，黏上了柳家昌。柳家昌少不得强打精神再来应付，已是力不从心，不称其意。之后夜晚上床，不免弄些春药来助战，虽可敷衍，但到了白天，有时犯困，精神萎靡。

他只好去问医生，谁知那个医生是个节欲狂，一生未婚。他劝柳家昌：“你要当心节劳啊，否则小命难保。你以为女人是鲜花？性欲是蜜糖？其实女色是穿肠的毒药、性欲是夺命的砒霜！你看武松，一点元阳未泄，所以英雄、能打死老虎；而帝王个个都是色癆，他们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妃，个个都是催命判官、索命无常，皇帝一人哪里抵得上这一剂剂猛药攻身，身子骨里早就被她们淘空了，最后只剩一具臭皮囊，一命呜呼见了阎王。你看哪个皇帝长寿的？都是短寿！肾精是人元阳根本，泄不得的。世人迷惑，弄不清楚美人、江山、事业、性命不可兼得，哪个重要？你要弄清楚！人说‘丑妻家中宝，美女夺命妖’、‘女人好色，红头花赤；男人好色，瘦皮包骨’！男人嗜淫就是自己找死！我告诉你——女人，特别是好看的女人，决非男人福音，越是销魂的温柔乡，越会要男人短命，就是好女人也掌不住外遇勾引。

夏姬、褒姒，浪女人和骚女人是白虎星，克夫！好色会乱政、甚至惹出杀身之祸！唐高宗好色被武则天架空取代称帝、李唐江山易主，唐中宗不是也被韦氏母女害死了吗？唐明皇因为杨贵妃弄出了‘安史之乱’丢了江山，隋炀帝也因看琼花、淫美人连江山性命一起丢掉了。还有陈后主，李后主，历史上多了去了，红颜祸水，千古明训。世上被美女害惨了的男人其实不计其数，可惜男人不觉悟，还是趋美若鹜。有一幅画不知你看过没有，女人表面是美女，其实是骷髅。可惜呀！世人痴迷，难过美人关。你再看那些修行的人，一辈子就不近女色，练童子功，到老都是童男身，长寿啊！你绝对要当心色欲这东西宜少不宜多！一旦迷恋上瘾，绝对是祸不是福。”

医生杂七杂八说了一通，有些危言耸听，但柳家昌听起来却是心惊肉跳，难以除疑。之后他虽未对老婆明言，心里却生怕好色伤身，常常借口生意忙，躲在店里迟迟不肯回家，或干脆睡在店里，让陈佩仪等空房；即使被陈佩仪硬叫回来，也心有旁骛，缺乏热情；偶尔行房事，也是敷衍塞责、草草了事，稍事缠绵，便丢下她盘算米行出入。因对陈佩仪的浪劲心怀恐惧，又愁又怕，反而阳痿、下身常常疲软，更不当女人心意了。后来陈佩仪生养，有了孩子磨人，没有多少时间和柳家昌寻欢作乐，又雇了一个老女人陈妈当保姆照顾母子两个。孩子闹人，柳家昌喜欢清静，又怕孩子吵人，忙起来就在店里睡、常常不回家来过宿，陈佩仪倒也没说什么。这几年孩子大了，陈佩仪闲暇多了，来惹家昌。而柳家昌在一次外出购粮行程中遭受恐吓，阳物不举，更不称女人意，怨恨的她常常将家昌骂下床蔫在一旁，家昌一副软弱可欺之态。陈佩仪不时露出蔑视的情态，把眼光投向丈夫以外的男人，姑爷杨绍义自然跃入她的眼帘。

在见到杨绍义之前，陈佩仪也曾暗暗留心过别的男人，欢喜的没有几个，都是因为她生活视野里没有深遇过可心的男人，能如杨绍义一般的才貌双全、足智多谋又富儒雅洒脱的英豪气概。她心里早就暗暗将他的出色比在家昌之上，柳杏芳追求杨绍义的往事，她也曾从柳家昌嘴里听说过，开初她听了并没在意，还为这两人并不般配而可惜——一个小脚、富豪家境，一个穷鬼、茅草屋子；一个没文化，一个文化高。后来柳杏芳经常独自一人迈着小脚带来鸡蛋、母鸡、黄豆、芝麻、菱角、新鲜鱼肉、豆粉膏等农产品小吃刮到嫂嫂家来，陈佩仪就和她谈杨绍义怎么样。她说：“他的心就像纯金一样闪亮，没有一丝一毫的杂色，可以说都为所有人好，特别是穷人，哪怕苦自己都不在乎，十里八乡没有听说过有他一句闲话的；又不抽烟赌钱，做事沉稳、从来不出格；文化这么高，还没有一点架子，德行好得找不出他的丑茬？

要说，就是他不喜欢巴结做官的、有钱人，再就是心地太诚实，考虑自家的事少，不那么巴家巴业往家聚财，一直住草房、安贫乐道！他总是忙教书、欢喜孩子。嘿，还有好揽事、喜欢帮受冤屈的穷人打抱不平，你说这是好还是坏呢？也算能文能武吧，乡下什么农活、家里什么事他都做！他就是这么一个有圣贤心的草莽、能教书的泥腿子、有慈悯德行的文化行者，前两称号是乡人送给他的，这文化行者可是他自己说的。”看她说话的样子，对杨绍义的感觉还是蛮甜蜜的。陈佩仪再试探她：“你就这么安心在乡下跟杨绍义过一辈子穷日子？你晓得他花心不花心？”柳杏芳点头又摇头。

柳家昌经常请杨绍义来出谋划策，杨绍义也就是柳氏民生米行的常客，陈佩仪见到杨绍义的机会就多了起来。男人们谈正事她不好插嘴，但在一旁，反而可以细细观赏柳家姑爷，验证柳杏芳说的话准不准。凭良心说，不细看不晓得——穿一身灰白长衫的杨绍义，淹没在茫茫人海中，好像并没有什么突出之处。但她细细一看，就发现，柳家姑爷真是个子高挑、相貌堂堂的美男子，他穿的一身灰白长衫，永远是洗得干干净净、舒整熨贴，脚下登一双圆口黑帮白底布鞋，那肯定都是柳杏芳的手艺；柳家昌买过许多名贵衣裳送他，他要么不要，实在推不掉也挂在家里不穿，整个人倒是显得朴素本色、干练齐整而又脱俗，设想给他穿上那些名贵衣裳反而俗气：浓密的黑发下笼着一副方圆白净的脸膛，敦皮厚肉，天庭饱满、地阁方圆、饱满挺直的鼻梁、厚厚的嘴唇、厚硕的耳朵，显出他身体很强壮，尤其是两道剑眉下的一双锐眼，黑白分明、双眼皮尤其迷人，目光炯炯有神，闪烁着睿智、幽默，热情与善意，眉宇间更透出一副轩昂的浩然正气，令人肃然起敬，不敢过于轻佻对他。最打动人的是他敏捷的思维和善解人意、儒雅深切的谈吐，话语中充满智慧、醇厚与自信，超越常人，给人一种可信赖的亲和力与摄人心魄的力量，还不乏风趣幽默。与他谈话不落俗套、总能得到新鲜的感受，用“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来形容毫不过分。他从不摆高人一等的先生架子，到行里来，无论对谁，都客气地打招呼，不漏过一个下人。再看他举手投足，自然从容、神态舒朗大气，从不虚伪做作，走路时若飘然出世。形象真可谓俊采风流、潇洒倜傥、卓尔不群。除了对时局不满和对坏蛋的愤慨以及对穷人的担忧、办学拮据的苦恼之外，似乎从来看不到他被其他什么事情难倒过。气度上除了他没有柳家昌当老板的那种颐指气使、役使下人的气派之外，似乎更因其有丰富的内在和人格魅力而令陈佩仪心仪不止，他的精神气质明显高于她所见过的所有的男人！就是那些高高在上的政客军官，除了一些英豪，陈佩仪一般都反感某些人的虚伪和武断。

陈佩仪读过不少书，在陈佩仪的眼中，他就是一个有知性内涵的美男子，不仅仅相貌上高出丈夫，更在才华学识、人格气质上远远胜过丈夫一大筹，可遇不可求。她愈看愈觉得自己的机缘难得、遇上了一生最值得爱的人，心里既有能和他相遇相处的欢快，又有此男人不属于自己的失落和酸涩。她甚至忌妒起柳杏芳，这个女人能独享如此男人的一切风采和优越是那么的的不配。自己是个追求知性完美的人，尽管已婚，和这么优秀的一个男人如此长期接触，发展下去难保下面不会发生什么事情，难道不能近水楼台先得月？人啊，有时左右不了自己的情感和行为！

陈佩仪对杨绍义智慧的佩服，也是在杨绍义一次次为米行出谋划策、化解危机中逐步深刻地领略到的；对于这位姑爷的人格魅力，更是在杨绍义从不居功自傲、一次次退回柳家回赠的金银钱财之后深切感佩到的。

他一次次诚心实意地为柳家昌解析谋划、测算运筹，就如行兵布阵、调兵遣将那般从容，基本都稳操胜券，其中机巧蕴含深奥的古代易理推演算计与现实市场准确无误的分析，竟然从未失算，让多少人佩服得五体投地，却没有一丁点儿私心和傲气。他甚至拒绝多少商贾同行高薪聘请的种种诱惑、不离不弃地守护支持着民生米行的经营发展，因为他不是一个看重钱财能为钱财所收买的世俗，所以他没有那么多令人生厌的俗气而显得有些超脱于世外。诸多经历尤其让陈佩仪觉得——此人品高不可攀！米行亏欠他太多而应该对他有所补偿！

怎么补偿？钱既不肯要，那么自己这个人——一个女人的亲近和爱抚，大概是可以毫不吝惜地回报于他的……

陈佩仪很高傲，平常的男人不入她法眼，不是杨绍义这般出众的男人不能打动她的芳心。她对杨绍义从深切的敬佩转为强烈的爱慕，有其深刻的内涵，是她对他从心路历程陆续地探究解读、演化为怜爱同情兼崇敬的积聚，进而升华至爱慕的归属之必然的结果，用一句日久生情的套话来形容其过程未免过于简单庸俗化了，它不是一开始就形成的：

开初她对这位白面书生还颇不为然，也为自己丈夫鸣不平：“哼，你真有这么能吗？能化解那么多难题？依我看是人都不能免俗！人还会没有私心？我就不信！你这么做是不是有什么别的企图？”

自己开始可说把他当家昌潜在的敌人来提防，世上没有多少真正施恩不图报的超人！她要从日常行为中找出杨绍义的某些雀疤（缺陷）来提醒丈夫。后来她亲眼见到杨绍义排解困难等一系列举措都有不俗的见地，才服从事实、不得不承认这位